

编辑部的故事

人们都关心“反腐败”

——本报望海楼评论文章再引网络热议

本报记者 杨凯



海外网的同事打电话来，说上周六的那篇“望海楼”评论在网上颇有点影响，包括新华网、中新网、新浪网、凤凰网和星岛环球网等上百家国内外重点新闻门户网站都进行了转载，大有成为热门话题之势。网络转载率的数据不错，首先可以说明一点：人们对中国反腐败这个话题，是很感兴趣的。中国的高层对此讲了些什么话？采取了什么行动？未来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大家都很关注。

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官员面临“公心”大考》。标题是夜班同事最后拟定的，网络传播之所以可观，可能是与这个标题凸显的两个关键词有关。一个关键词是“公心”。“公心”这个词，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到的，原话我在文章里也引用了。当然，这个词也不是习近平总书记凭空讲的，而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在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里就一直以贯之的东西。特别是古代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做了官用什么作为做人处事的出发点？内心秉持什么样的衡平法则？所谓“公心”，就是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原则，引导官员们从“公”的角度出发，谋取“公益”，而不是从“私”的角度出发，谋取“私利”。这个“公”字的历史含义需要分析，在古代也可能是指向一种对君臣秩序的肯定，为人臣者，对皇帝负责也就“公而忘私”了；但在当代中国，作为“公务员”或者“公仆”，只对上级负责、对领导负责，肯定是不够的，“公”指向的是国家和人民。中国从上到下之所以对“三公消费”深恶痛绝，也就因为公款、公费、公车，从根本上说用的是国家和人民的钱，而不是哪个上级或者哪个领导的钱。拿这些钱吃喝玩乐，于情于理于法，哪一条都说不过去。

另一个关键词是“中国官员”。我们常说中国现在是“发展机遇期”，也是“改革攻坚期”，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这个“复杂中国”里，“中国官员”恐怕也是最复杂的群体之一。这些年，中国的官员群体确实没少为公家的事情操劳，但是他们中间的“害群之马”也出了不少，极大地影响了官员整体的形象。看一看那些在纪委的明察暗访中倒台的官，那些在媒体的聚光灯下现形的吏，高矮俊丑各不相同，但其把手里的权力用错了地方却是肯定一样的。他们敢拿权力滥用、寻租，原因是少了“两根线”——一根线是外在的，监管官员的“红线”，其实这根线并不是没有，党纪国法那么多条，条条都应该成为官员面前的红线，难就难在动真格，要给“红线”通上电，让它们变成真正的“高压线”；另一条线是内在的，官员心里的“底线”，从媒体已经报道的一些案例来看，有些官员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事都敢干，不要说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就是做人最起码的一点良知都丧失了。

说中国官员面临“公心”大考，是打个比方。心灵世界的东西，怎么考试呢？考不了，即使真的出一份试卷，那也不过是形式主义的走过场。官员们真正要经得起考验，就得拿出自己的廉洁自律行动。辩证法讲“知行合一”，“考心”要通过“考行”，“考行”其实也是“考心”。任何一个公私分明、克己奉公的官员，在面对权力“笼子”的时候，内心自然也会有一份坦荡和淡定。这种境界，不是权力和财富能够换来的。



海外网2013年度表彰联欢会1月17日举行。与不少媒体炒热的那些动辄弄豪车当年会奖品的互联网公司不同，海外网的年会主题是“简约而不简单，笑迎2014”。虽然奖品不够奢华，但大家利用紧张工作之余在一起排练节目，更加增进了同事之间的凝聚力。图为海外网技术部员工表演“三句半”。刘芳 张蔷薇摄影报道

融合新媒体或是纸媒出路

本报记者 石畅

融合新媒体或是出路

对于“传统媒体是否会被新媒体取代”的问题，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强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会。”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有着类似的表示：“现在《纽约时报》更注重电子版的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纽约时报的电子版有人关注，还是与它的纸质版有关。”来自移动互联网研究联盟的一份数据表明，仍有相当多的用户选择报纸作为重要的新闻获取平台，而且，“纸媒的影响力在于它影响了有影响力的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许多新闻，越来越多的读者是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的新闻客户端及时获得的，而非通过日报或都市报，也不是通过手机报和电脑网页。手机报，曾经的最新媒体，如今却变成了明日黄花。1月12日，“新华每日E刊”，宣布1月15日起正式下线。

当许多传统媒体寻求转型，在新媒体平台诸如微博、微信等平台试图找回日渐式微的影响力时，却发现，微博已经不再时兴，甚至微信也开始让人觉得“审美疲劳”。渠道的日新月异让人寒颤连连。“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愈发成为纸媒的宿命，而只有积极拥抱最新科技所带来的最新渠道，选择与新媒体主动融合，才是纸媒的唯一出路。

时空流转，技术更新，信息的载体在变迁，不变的是从事传媒行业的传媒人。只要传媒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操守还在，或许有一天，纸媒作为一个新闻单位可以脱离纸质印刷而依然存在，其准确、详实、客观依然在大众的记忆中以纸媒的形象存在，虽然脱离了纸质的载体，但却依然被人尊敬地称为纸媒。



1月7日晨，邵逸夫辞世的消息开始在社交媒体、手机新闻客户端、车载电台铺天盖地袭来。与此同时，各大报纸已印刷出版，这则消息直到24小时之后才出现在各大日报、都市报的版面。在信息传播如此便捷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如果说纸媒还有什么优势的话，其“完整的逻辑、高质量的专业操作和克制的文本”可能是其仅存的优势和尊严。

突如其来的纸媒寒冬

2013年，纸媒面临着发行量下滑、印刷成本上升、广告收入下降的严峻形势，不少纸媒的突然消亡给这个冬天带来了一番别样的冷。

“执子之手，与子偕行——期待每一次交会，都有互放的光亮”，这是刊登在《新闻晚报》2013年11月1日头版的2014年报纸征订广告。“每一次交会”、“互放的光亮”，典出徐志摩的一首小诗《偶然》。怎想，一语成谶，《新闻晚报》却没能逃过该诗另一行文字的命运——“在转瞬瞬间消失了踪影”——2013年12月24日，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新闻晚报》在当期报纸上刊出了《休刊公告》，向订阅用户交代休刊后的退订转订事宜。

需要注意的是，《新闻晚报》的停刊，发生在解放、文汇合并成立上海报业集团的大背景之下。作为曾经的竞争对手，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各自旗下存在诸多同质化经营的报纸刊物。上海报业集团成立之后，自然而然，合并同类项的“并转”是在所难免的。与其说这是一起行业性事件，倒不如说这是一场因集团间合并带来的内部调整、资源优化。

步入新年，曾经是日报性质的《国际金融报》在没有告读者的前提下忽然停刊近一周时间，在1月6日重新出版的当天头版刊发了一则《致读者》，从此由日报改为周报。

两起事件相隔仅10天不到，有媒体人唏嘘纸媒的大限将至，也有人将后者称之为“纸媒悲剧”的新范本。一方面，两起事件的接踵而至让圈内传媒人不由思考，纸媒蓬勃发展这么多年以后遇到了真正发展困境，是时候换种思路谋发展了。另一方面，读者则要欣慰传媒业“大浪淘沙”、“去粗存精”的时刻终于到来，淘汰过后留下来的都将是市场真正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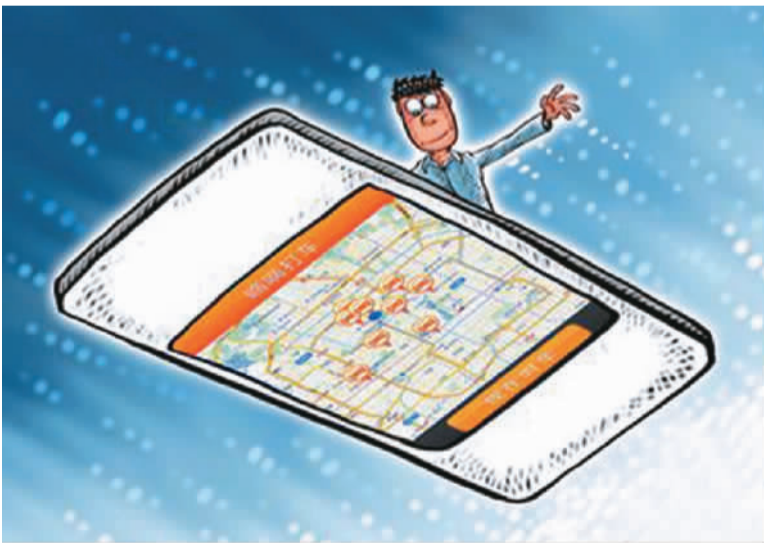
当今传媒，渠道为王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冷兵器时代，纵有十八般武艺，但兵器的杀伤性大抵无差，面对开疆拓土的需要，谁拥有最好的马匹，谁就拥有了一半的天下。信息时代传媒业之间的攻城略地也不过如此，比的是信息的及时通达、剖析的专业且深度。前者好比是战马，后者则代表了兵器的杀伤力。

网络新兴媒体，与互联网相伴成长、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普及而迅速成长，从内容生产到读者手中，只隔了一个发送键。纸媒则有着漫长的印刷

打车软件，“圈地”别忘“深耕”

罗俊



司要想争取到更多的用户，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烧钱“圈地”，通过直接返现的方法拉拢用户和出租车司机。这种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前两年国内市场竞争和团购行业的惨烈竞争——虽然赢利看起来遥遥无期，但只要能扩大用户数量，就继续不计成本地砸钱。但是，对于这些软件公司来说，永远都不能忘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靠返现砸钱赢来的市场并不牢靠，在热钱汹涌的国内市场，分分钟都有可能被别人用相同的方式抢走。从长期来看，做好用户体验、提升对乘客和司机的后续服务才是王道。

对于乘客来说，最大的需求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便捷地打到车，这取决于软件本身是否操作便捷，定位是否准确，司机反应是否迅速。而对于司机来说，最大的需求就是最大程度地帮助自己减少空驶率。如何能够既牢牢稳住庞大数量的固定用户，又维护好相应的出租

车司机队伍，这就需要打车软件公司在圈到的地盘上进行进一步的“深耕”了。可以肯定的是，打车软件在国内市场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目前使用软件进行打车服务的人还是少数，更多的潜在用户还需要培养。同时，如今的打车软件只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较为常用，而更多的二、三线城市都在等待着布局。可以想见的是，打车软件的“圈地”争夺战将成为今年的主旋律，而能否对圈到的地进行“深耕”将会进一步决定他们的去留。



进入到2014年，关于打车软件的市场争夺似乎越来越激烈，各种“打车返利”的信息遍布街头巷尾。

一直在北京市场占有率绝对优势的滴滴打车，在新年伊始就宣布获得新一轮1亿美元融资，开始“南下”进入杭州、上海等城市，并宣布在促销期内，乘客结账时如果使用微信支付，可在原车价基础上减免10元，司机则获奖励10元。

同时，在南方城市拥有一席之地快的打车则开始了“北伐”的节奏，他们联手支付宝对司机和乘客展开疯狂补贴，高调宣布投入5亿元请全国人民免费打车，只要乘客用支付宝钱包付打车款，乘客每单奖励10元，司机每单奖励15元，每天还有10001个随机双向免单机会。

毫无疑问，在一众本地生活类的移动应用中，打车软件发展较为成熟。用户只要通过手机软件在线提出打车需求，软件就能根据用户所在地理位置向附近出租车进行订单推送，出租车司机接单后上门接到乘客。打车软件不仅解决了大城市里打车难的问题，还有效地减少了出租车的空驶率。

据了解，国内打车软件在2013年兴起流行，各种平台上共有30余款不同的打车软件。软件公

互联网出现访问故障 域名系统安全建设迫在眉睫

张辛欣

1月21日15时许，国内很多网站都出现间歇性无法访问的情况。经初步评估，此故障是国内通用顶级域名的根解析出现问题所致。业内专家建议，确保网络安全，不仅要防止与网民直接相关的应用软件和网站出现问题，更要从网民访问互联网的第一入口——域名系统的安全入手。

访问互联网时，要经过一个由网址到IP的转换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访问互联网域名解析系统（DNS）实现的，也就是域名服务器来完成的。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执行主任李晓东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域名系统好比互联网的“神经”，绝大多数互联网应用，如网页浏览、电子邮件等都依赖域名系统来实现网络资源的寻址和定位。“神经”出现问题，后续“动作”就很难完成。

经初步判断，此次互联网出现访问故障，就是顶级域名的根解析出现问题所致。

360公司网络安全工程师董方说：“我们通过对DNS跟踪测试分析，发现全球13台根域名服务器中，至少有两个根服务器遭到污染。很大可能是人为因素，不排除黑客攻击，也可能是网络传输过程中遭到劫持。”

域名服务器安全问题在当今并不罕见。去年8月2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管理运行的国家.cn顶级域名系统就曾遭受大规模拒绝服务攻击，对一些用户正常访问部分.cn网站造成短时期影响。也曾有报告显示，我国境内权威服务器平均安全指标较低，大部分域名权威服务器安全状态较差。

业内专家称，目前，我国对域名系统安全的认识不够。完善域名系统安全联动机制，特别是快速响应和处理机制迫在眉睫。

“特别是根域名服务器在美国以及日本和欧洲，如果根域名出现问题，将影响我们所有域名解析和网站访问。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对DNS监控及灾备系统。同时尽快在国内建立根域名目录服务器。”董方说。

李晓东等专家也纷纷建议，加大对国家域名系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同时，尽快完善域名系统安全联动机制，特别是快速响应和处理机制，通过协调联动，在网络带宽、运行保障、应急协调等方面确保充足的资源支撑，加大对域名技术研究和各环节故障处理能力，确保网络安全。

此外，除了域名体系自身的安全问题，在互联网领域，外在的攻击也具备危害范围大、攻击手段多、防患应对难等特点。

网络安全专家建议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与企业“三位一体”，合力构建完善网络安全保障系统，保护网络安全。